

杀人有罪

陈源斌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杀人有罪

陈源斌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韩亚君

封面设计:许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人有罪/陈源斌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ISBN 7-5006-4110-9

I. 杀...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351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3.5 印张 3 插页 300 千字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定价 21.00 元



陈源斌，男，1955年12月出生，安徽天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知青、县邮局职员、兼职律师、省邮电管理局政治部干部、省文联编辑、专业作家、省文学学院院长、市委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等，现系安徽省文联党组成员、一级作家。系安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1980年发表小说，迄今已在北京、台湾、罗马等地出版长篇小说和小说集22部，约500万字。曾获《青年文学》、《萌芽》、《上海文学》、《莽原》、《中国作家》、《小说月报》等刊物奖以及安徽省政府颁发的安徽文学奖和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中国庄重文文学奖。

其小说《万家诉讼》曾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讨个说法”已成为当代社会流行词汇；小说《杀人有罪》被改编为长篇电视连续剧，并曾被新闻媒体和互联网誉为“中国版《沉默的羔羊》”。

本故事纯属虚构,不得已而借用上海地名和单位名称,此乃与真人真事无涉,特此郑重声明!

第 一 章

上海外滩对岸，位于黄浦江边的陆家嘴金融区，傲然耸立着一幢幢极具现代化大都市意味的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金融大厦……著名的浦东大道，就是从上述绮丽而独特的风景里面，由西向东蜿蜒伸展而去。

顺着浦东大道往前，马路两边高高低低的建筑物、触目招摇的各种店招牌、巨大的广告牌，不时地在眼前闪现，人流，车流，闪烁跳动的红绿灯，织成了一道道独特而亮丽的画面。在这些随着天气、季节以及涌动着的人群车阵而变幻不定的生活画面里，有一家心理诊所悄悄地跻身于其间。

沿着浦东大道继续向前，过了杨浦大桥向南边看去，那儿有一片灰旧的楼房。这些楼房均为六七层，一看就知道属于上海八十年代初在浦东大量建造的火柴盒式的住宅区。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火柴盒式的住宅区里，拉开了帷幕。

一束天光从窄小的窗户射进室内小木床的角上，苏浦生正在睡觉，从半明半暗的光线里，看得出他的身子在不停地扭动，脸上则是一副抽搐不已的恐怖神情。

此刻的苏浦生，像往常一样，正被总是攫住他不放的那个梦魔死死纠缠着：

杀人有罪

在黑黢黢的杂树丛林旁边，是一望无际的荒凉的大草原。

黄昏渐渐降临，天色越来越暗。

一高一矮两个人拼命奔跑，背后黑影幢幢，杂乱的脚步声，沉重的喘息声，躁动的打杀声，分不清是人还是动物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嚎声，在黑暗而混乱的背景下，传来了一声接一声悠长而凄然的呼喊：

“未——儿——”

“未——儿！”

“未——儿——”

噩梦中的苏浦生终于惊醒了，从床上跃身坐了起来。他擦拭一下脸上的冷汗，一副惊魂初定的样子。

从隔壁正屋里传来苏浦生外婆的呼喊声。

外婆：“未儿！未儿！”

苏浦生坐着呆愣了一会儿，慢慢醒过神来。

外婆：“未儿！未儿！”

苏浦生：“好啦，外婆，我早听见啦。”

苏浦生穿好衣服下床。现在室内光线明亮了一些。这是一位年纪在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身高一米八〇上下，身材瘦削，脸色略显苍白，低沉的情绪中掩抑着一种焦躁，两眼射出的是惹人注意的忧郁的目光。

窗户上的那束天光亮了一个层次，现在能够看清楚整个小屋了。小屋是顺靠正屋搭建而成的，大约六平方米大，苏浦生站立着差不多碰着了屋顶。室内的家具极其简单，有张单人木床一头紧挨窗下，旁边是一张又窄又小的木桌。单人床与另一堵墙之间，有段能站立一个人的空间。这堵墙的另一端开着一扇小门，直接通往外面。

第一章

外婆在正屋里隔着门继续不停地叫着。

外婆：“未儿，你醒了没有？”

苏浦生：“外婆，你别叫我‘未儿’好不好？”

外婆：“未儿，你该起来啦。”

苏浦生伸手碰碰通往正屋的门，提高了声音。

苏浦生：“我说过多少遍了，别叫我‘未儿’！”

外婆：“未儿，未儿，你到底醒没醒呀？”

苏浦生用手往正屋门上使劲敲了敲，再次提高了声音。

苏浦生：“别叫我‘未儿’，我有名字的，叫我苏浦生！”

外婆：“未儿，你醒啦，手脚放快些吧。”

苏浦生把头摇摇，叹了口气，打开了通往正屋的门。

他穿过十二平方米的正屋，走进过道兼灶披间，大门与正屋之间有道门，里面是窄小得连身子也转不开的卫生间。他洗漱好，回到正屋。外婆睡的那张大木床紧挨北墙放着，靠床是退了色的矮柜，过来是吃饭的桌子。老式五斗橱摆在西墙这边，上面是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再上面是缀了黑布的镜框，里面的老头儿是他的外公。苏浦生看着镜框里的外公，再看看在屋里走得摇摇晃晃的外婆。外婆朝他眯着眼睛瞅着，把耳朵往这边侧过来，仔细听着。

苏浦生：“外婆，我刚才又做噩梦，梦里又听见有人一声接一声叫我‘未儿’啦。”

外婆：“未儿，你醒啦。”

外婆在正屋里还是摸摸索索个不停。外婆的年纪七十五岁，衣服破旧，佝偻着身子，满头白发，脸上堆砌着皱纹。她肯定看不见了，两眼总是眯着。她的耳朵也肯定失聪了，侧着头摆出一种拼命想听的样子，可什么也听不见。她脸上惟一有动静的是鼻

子，两只鼻翼像是停靠在树梢上准备翩翩起舞的小鸟的翅膀似的，一耸一耸地翕动着。

苏浦生走到近前，拿眼瞅着外婆那张既看不见又听不清，可是表情极其丰富的脸，再次发出心中的诘问。

苏浦生：“外婆，你倒说说，什么时候我才不做这个梦，什么时候别人才不叫我的小名‘未儿’呢？”

外婆：“未儿，我听见你在说了，你说什么呢？”

苏浦生：“外婆，看样子我是得找个地方看一看呢。”

外婆：“未儿，人家正等着你呢，你手脚快点，这就去吧。”

苏浦生：“外婆，我不是说去聚仙楼酒家，我是说找家心理诊所，找个心理医生，看看我是不是真得了那种病。我看到报上登过文章，说过这种事情。”

外婆：“未儿，我晓得你在说，你就说吧，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苏浦生欲说又止，无奈地摇了摇头。

外婆：“好啦，未儿，你说的话，我耳朵听不见，心里都晓得的。你听我一句古话：‘世上都是不如意的人。’你这些不顺心的事又算什么呢？事情过去就算了，你也该把心收收，安定下来了——人家等着你呢，你这就去吧。”

苏浦生再次叹了口气，他摸摸外婆的手，推着自行车出门。他回头朝屋里仍在摸摸索索的外婆看了一眼，骑上车子，顺着巷道朝外面走去。

不一会儿，苏浦生来到了离家不远处的浦东大道上。他骑自行车沿着浦东大道继续往前走了一阵，停了下来，将目光扫向马路对面。

他的目光所及处，是一个看上去有点儿触目晃眼的招牌，招

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几个大字：“静怡心理诊所”。

开设在浦东大道边上的静怡心理诊所是由临街的两居室改造而成的，小一点的外间分隔成前后两个半间，前半间是接待患者的门厅，后半间用做盥洗兼更衣。较大的里间是诊治室。里间诊治室对着浦东大道的这堵墙，是用钢化玻璃镶嵌成的，墙上挂有两道窗帘，一道是厚窗帘，一道是薄窗帘。此刻，两道窗帘都被拉到了两边。

这家诊所只有两个人：心理医生吴静怡和助手小姚。

吴静怡正独自站在诊所的里间诊治室里。

她刚刚送走一位就治完毕的患者。她从椅子上站起身，从诊治室往外边看。隔着透明的玻璃墙，是浦东大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和车流。她的目光穿越了这些嘈嘈杂杂，落在了马路对面的苏浦生身上。

吴静怡大约二十五岁，看上去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她的漂亮不仅仅是她的青春靓丽的身姿和面孔，更是她的神情：不同寻常的恬静，能够包容一切的温柔。面对这种恬静，你的亲近之感油然而生而难舍难离；面对这种温柔，你的心扉怦然洞开而尽情倾诉。与此同时，恬静和温柔构成了一汪不可测度的深潭，潭面清纯碧透不见细微涟漪，潭底激涌奔突，潜藏着一种超乎寻常、引而不发的生命的张力。

站在浦东大道路边的苏浦生，把自行车挪到了人行道上，他的屁股仍然搁在车座上，两只长腿一左一右撑着地，眼睛继续朝马路对面的心理诊所凝视着。当然，他凝视的并不是诊所的里间诊治室，而是诊所大门和大门上面的招牌。由于钢化玻璃的遮光

作用，他根本看不见站在里间诊治室的吴静怡，更不知道她正朝自己看着。

苏浦生似乎想起了什么事，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军工路 528 号，聚仙楼酒家，王老板，下午六点半。”

他抬腕看了看表，四点半刚过。

苏浦生自言自语起来：“还有整整两个小时，早着呢。”

他摇了摇头，目光扫了一下马路对面，茫然地四下望着。突然，他的眼光一亮。

在苏浦生前面不远的地方，出现一个身穿警服的警察，正急匆匆地走着。

苏浦生跳在地上，不由自主地推着车子，跟着那位警察往前走。警察快步走，他也快步走。警察慢下来，他也慢下来。

警察继续往前走了一阵，在一家小型超市跟前放慢了步子。警察侧身往路边一拐，走进了小型超市的门里。

紧跟在后面的苏浦生，马上将手里推着自行车往门前一丢，也跟着往小型超市的大门里走。

苏浦生的身后发出了“哗啦”一响，吓了他一跳。原来是他刚才随手一丢的自行车歪倒在地上了。苏浦生回头看了看，有点想把车子扶起来，可他又忍不住转头去看前面的那位警察，对方已经走进了小型超市的门里。

苏浦生不再理会倒在地上两个车轮滴溜溜直转的自己的自行车了，他急促地跨了几步，紧跟着走进门去。

静怡心理诊所里，助手小姚从门厅走进了里间诊治室，进门时她戏谑地举手敲了一下门，或许是对她的这套时常耍弄的小

第一章

把戏太熟悉了，里间诊疗室里并没有传来小姚期望的回应声。小姚伸头朝里面望了望，走近站在玻璃墙跟前的吴静怡，顺着对方的目光也朝外面看着。小姚是吴静怡的表妹，大约二十二岁，年轻，漂亮，穿着时髦，脸上总是乐呵呵的，一副无忧无虑同时也没心没肺不会算计人的马马虎虎样子。

两个人并肩对着外面看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小姚打破了沉默，开口说话了。

小姚：“你是在看马路边上的那个青年？”

吴静怡没有回答。

小姚：“那个青年你认识？”

吴静怡继续往外看着，还是没有回答。

小姚：“他是干什么的？哎，你说话呀！”

吴静怡：“是个患者。”

小姚有点惊讶地看了吴静怡一眼，随后，她发出了一连串的询问。

小姚：“患者？我怎么没一点儿印象？他来过诊所？他什么时候来的？是我不在诊所的时候？”

吴静怡摇摇头。

小姚：“这么说，他从来没有登过我们诊所的门了？”

吴静怡点了点头。

小姚：“那你凭什么说他是患者？”

吴静怡：“这个人在诊所附近转悠好几天了，他想来求治，但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我敢保证，不出三天，他就会走进我们诊所大门的。”

小姚有点儿不相信地看着她。

小姚：“是吗，你这么有把握？”

吴静怡：“你换换脑筋好不好？我早就不当律师了，现在我是心理医生。”

小姚仍然有点半信半疑。

她的脑子里却冒出了另一种想法。

小姚：“哎，我说，他会不会是个歹徒，想来我们这儿打劫，提前察看地形的？”

吴静怡：“你说他是歹徒，有什么证据吗？”

小姚：“可你刚才说他是患者，难道有证据？”

吴静怡：“我刚刚不是说过吗？”

小姚：“就凭他老是在附近转悠这一点？有没有其他的证据？”

吴静怡：“当然有啊。”

小姚：“好吧，你先说出来我听听。”

吴静怡：“我就立竿见影举个例子吧——你注意没有？他一直跟着前面那个警察走，而且悄悄模仿着警察走路的步子和速度，这就是典型的心理疾病患者的特有症状之一。”

小姚朝外面仔细看了一眼，把头点了点。

小姚：“嗯，是有那么点像。可我怎么总看他有点像歹徒呢？”

吴静怡：“好啦，该你拿证据啦。”

小姚把嘴张了两张，她根本说不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马路对面的那个青年跟着警察一道走进了小型超市的大门。借此机会，小姚赶紧转移了话题。

小姚：“哎，我说表姐，你知道对面那家超市一天的收入吗？”

吴静怡明白小姚这是没话找话，她宽容地笑了笑，没有搭对方的腔。

小姚：“哎，表姐，你听见我的话没有呀？”

吴静怡：“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小姚：“我就是想不通，你干吗放着赚大钱的律师不做。”

吴静怡做了个听见了的手势，微笑了一下，对小姚的话置之未理。可是，小姚似乎并不准备就此罢休。

小姚：“我知道你学的是心理医师专业，可你当初干吗兼修法律，考了律师，还正儿八经地当了兼职律师，出庭替人辩护呢？”

吴静怡微笑着：“这话你说过多少遍了。”

小姚：“我还没说完呢，你干吗为那个案件斤斤计较，值得吗？”

吴静怡看样子不想将这个话题深入下去，她于是开起了玩笑。

吴静怡：“我要是当律师，那你怎么办，天天呆在家里吃闲饭？”

小姚：“嗨，我怕什么？我当你的经纪人，只管整天大把大把收钞票啊。”

吴静怡转脸朝着小姚笑了笑。

吴静怡：“是吗？”

小姚又把话题转到了当年吴静怡当律师时辩护的那个案件上面，她一直认为，吴静怡根本没有必要对案件中的那个警察的表现斤斤计较。

小姚：“你不该因为那个案件中的警察把心理疾病患者与罪犯混淆在一起，就对所有的警察产生误解。其实很多人都不懂这个，我不懂，全国大多数人民不懂，当然包括警察，哦，我敢保证，刚才走进马路对面超市的那个警察，你要是问他，他也不懂。”

吴静怡：“是吗？”

她抬头朝对面小型超市看了看，仍然是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

走进小型超市的那个警察，名叫张尉。

就在吴静怡和小姚隔着浦东大道遥望着小型超市，嘴里议论不停的时候，张尉走进了超市里面的柜台区。

这是一家由普通商店改成的小型超市，现在显然不是购物高峰时段，但店堂里各处都能看到三三两两的顾客身影。

张尉从对面转过身来，走进了化妆品专柜，这时能正面看清楚他的脸了。张尉身高一米八六，年纪不到三十岁，跟我们在以前影视中看到的警察形象有所不同，他宽肩，细腰，神情从容自信，显得十分英俊潇洒，浑身洋溢着现代气息。

张尉在化妆品专柜的中段停住脚，目光朝货架上迅速浏览着。他取了一盒洗发膏，仔细看了看上面的商标，又从另一边的货架上取了一盒化妆品。

就在张尉专心选购商品的时候，尾随他走进来的苏浦生也在超市里出现了。

苏浦生站在化妆品专柜的那一头，他有些心不在焉地也摆出一副选购商品的样子，可目光却不时地朝张尉这边扫视着。

张尉拿着洗发膏和化妆品朝前走去。

柜台跟前变得空无一人。

苏浦生的动作突然变得十分敏捷了，他急走几步，来到张尉刚才站立的地方，并且几乎完全一样地重复着张尉刚才的动作：在化妆品专柜的中段停住脚，目光朝货架上浏览一番，取了一盒洗头膏，看看上面的商标，又从另一边的货架上取了一盒化妆品。

苏浦生拿着洗发膏和化妆品，朝张尉追了过去。

他在小型超市货柜之间的过道上，追上了张尉。

他一声不响地跟在了后面。

张尉手里拿着洗发膏和化妆品，顺着过道朝前走着。他似乎没有觉察到后面的苏浦生，也可能是把他当做一个来超市购物的正常的顾客了。

苏浦生从后面急步赶了上来，到了张尉近前时，苏浦生放慢了步子，两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继续前行。

苏浦生的目光仍然盯牢在张尉身上，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张尉，从对方身穿的警服到拿着的物品。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两样东西，比较了一下，似乎感到了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从苏浦生的目光所及处，可以看见两人刚才从同一货架上取出的东西虽然外形和颜色上十分接近，但仔细观察其实并不一样：张尉拿着的是“飘柔”牌洗发膏和“男士”牌护肤品，而苏浦生手里拿的则是“沙宣”牌洗发膏和“大宝 SOD 蜜”护肤品。

很显然，苏浦生也发现这种差别了。

他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失望而沮丧起来。他收住脚步打了个停顿，转身往回走去。

张尉仍然没有注意到跟在后面的人，他继续往前走，寻找所要购买东西的柜台。

张尉在纺织品专柜前停住。专柜上挂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可以试衣”字样。牌子的下面是一串挂在衣架上的 T 恤。张尉选中了一件浅灰色的 T 恤，他解开扣子，脱下警服上衣，随手挂在衣架上，开始试穿那件 T 恤。

苏浦生很快出现在张尉的附近，他手里原先拿着的“沙宣”牌洗发膏和“大宝 SOD 蜜”护肤品，现在换成了跟张尉一样的

“飘柔”牌洗发膏和“男士”牌护肤品。

苏浦生也拿了一件浅灰色的T恤，脱去上衣，开始试穿。

当然，他的眼光不时地瞟着张尉，并且亦步亦趋地模仿着对方的动作。

与小型超市一马路之隔的静怡心理诊所里，吴静怡和小姚在里间诊治室的谈话还在继续。

小姚终于丢开了刚才的话题，不过，她现在抓住表姐老是说个不停的一个词汇，开始做文章。

小姚：“哎，你老是‘是吗’‘是吗’，能不能换个词啊？”

吴静怡仍然微笑不语。

小姚无奈地摇摇头，寻找着新的话题。

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警惕的神色。

小姚：“哎，你说，刚才跟进超市的那个青年，会不会是个行凶报复的歹徒，他进超市是想寻找机会，对那个警察下手？”

吴静怡知道小姚又在钻牛角尖了，她耸耸肩，没有出声。

可是，小姚仍在追问个不停。

小姚：“你说，那个青年像不像个歹徒？说话呀！”

吴静怡：“你昨晚又看警匪片了吧？”

吴静怡的这句话，对小姚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此刻的小姚，正被马路对面的什么事情给吸引住了。

小姚按着自己的思路，顾自说起话来。

小姚：“对面怎么乱哄哄的，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会不会是那个想报复行凶的歹徒，对警察动手了？”

吴静怡：“好啦，我刚才的话你没听见？”

小姚：“你说什么啦？”